

## 我家小院

□ 余峰

我喜欢院子,源于我记忆深处曾经住过的小院,我在小院里度过了幸福难忘的童年、青少年时光,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住在县城机关大院,大院内一排排青砖瓦房整齐排列,住着几十户人家几百口人,邻里和睦相处,生活安定祥和。我家有一个独立的小院,院子不大,三间朝南的房间,约七八十平方米,中间是客厅兼饭厅,地面铺的是方形青砖,两边是卧室,铺有木地板,房子虽然老旧简陋,但冬暖夏凉,居住非常舒适。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都比较匮乏,贫富差距不大,大家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视机,每年的夏天是大院最热的时候,傍晚时分,大院家家户户都把桌椅搬到屋前,太阳落山,夜幕降临,一家人就一起围坐在星空下,边乘凉边吃着简单的饭菜,谈笑风生,其乐融融。晚饭后,人们洗完澡就搬出竹床、竹椅、门板等,拿着蒲扇来到院内乘凉。伴随着缓缓夏风,大人们在谈天说地,聊着生活中的喜与悲,孩子们最开心,有的在大院内嬉笑打闹捉迷藏,有的围坐在大人们的身边,一边吃着在井水里浸过的西瓜,一边听大人们讲有趣的故事。那时候社会治安很好,家家晚上都敞着门。大院的人就这样一年一年过着简单知足的烟火生活和幸福平淡的小日子。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大院发生的一切深深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无法抹去。前几年我还专门到大院去看看,大院早已被开发,建起了高楼,变成了住宅小区。我在大院里度过了十几年的快乐时光,那里有我父母的身影,有我一人温馨的画,有我对其的深深眷恋。时光不会倒流,就像《人世间》主题曲歌词所说,“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无论我走多远,我都记得曾经住过的那个小院,记得那个家,记得自己年少的模样,我会把这一切永远的珍藏在心里。

工作以后,我家搬到了镇江,在我的心中一直有小院情结,梦想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有天有地,于其间种花理草,读书喝茶,观星揽月,过一种充实恬淡的生活。经过多年奋斗,几年前我终于在丹徒新城买了一套带有院子的房子,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和妻子精心打理小院,在小院内种了很多花草,小院一年四季鸟语花香,生机勃勃,闲来无事邀请三五好友在小院里相聚,喝喝茶、聊聊天、打打牌,或者一个人在小院里看看书、赏赏花、发发呆,怡然自得,享受惬意的退休生活。我的妻子非常勤劳,喜欢种菜,她一年四季在小院有限的空间内种上了多种蔬菜,有萝卜、韭菜、青菜、菠菜、黄瓜等,在她的精心培植下,蔬菜长势喜人,每当有亲戚朋友来家做客,妻子就会炒几个随手采摘的蔬菜招待客人,看到客人们吃得满嘴芬芳,妻子特别有成就感。我和妻子还在小院里种了柿子树、石榴树、橘子树,我们按时浇水、施肥、治虫,在我们的精心呵护下,果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每到秋天果子成熟的时候,我俩将果子摘下来送给邻居和亲戚朋友品尝,分享我们的劳动成果。

一花一世界,一院一人生。小院一半是柴米油盐,一半是诗和远方,它是我栖居理想之所,也是我享受人生的幸福家园,我爱我家小院。

## 寻觅姜花

□ 张梅

寻寻觅觅,悠长古旧的巷口没有,人声喧哗的菜市没有,碧波荡漾的水畔没有,曲径通幽的园林没有,往昔卖花婆的身影寻不见,无处寻,那一缕从竹篮里、桶中飘逸而出的幽香不可寻,无处可寻。

翻翻诗词吧,明朝深巷卖杏花,原来古时候杏花也是可以卖的,杏花春雨江南的杏花呵,那枝枝杏花上还带着透亮的雨滴,微微地在清晨的薄雾里颤动,是唐诗里的曼妙,宋词里的简静,如果我身处唐朝的街巷,一定会买下几支,顺着这杏花去触摸春的气息。

翻翻记忆吧,想念梅雨的小城,像一幅泛黄的老照片,这照片里一定有一位身着洗得褪色的布衣的老人,足边放着一个竹篮,“卖白兰花呦——卖白兰花”,声音绵软悠长,那是许多江南人共同的回忆。每两朵白兰花用细铁丝串绞在一起,衬以一片绿叶,清新别致,别在胸前的纽扣上,一路上,香风细细。春日卖芍药,初夏卖白兰花,夏日,或许与几支荷花相遇,是卖莲蓬的、卖菱角的顺手折下带到街市,荷花高洁清傲,被折后不愿盛开,可是不开花也是美的,在案头,遥想水乡的清韵。

寻寻觅觅,不见姜花的身影。寻姜易,寻姜花难。家中厨房窗台,总有老姜几块,菜中除腥真是兢兢业业,佳肴吃罢,姜块在残羹中如孤零零的岛屿,姜成就一道道美味,默默奉献,在所不辞。秋日嫩姜上市,沾泥带沙,清水洗净,配以紫苏,加以醋、糖,切成薄片的姜染上淡淡的胭脂色。《板桥家书》中炒米配一小碟姜,是暖老温贫之具。而秋冬伤风感冒之时,母亲用姜熬红糖水,喝下的是一肚子暖意,驱散体内的寒气。

姜与姜花,同是姜科,并不同属。生姜为姜属,根茎用以食用。姜花是姜科姜花属的淡水草本植物,根茎不能食用,绿叶素花,纯为观赏。

蓦然回首,姜花开在纱窗前。邻家的窗下,姜花正摇曳。花如佳人,矜持羞怯,恰似白衣少女住在绿阁楼上,她顾盼生姿,水袖生风,形态婀娜。不由想套用一句歌词:羞答答的姜花静悄悄地开。

那素素的白,丝毫不染尘埃,千般柔媚,万种风情,让人忘了尘事,忘了烦恼。哪怕周围杂草丛生,也难掩她的端秀清丽,是谁,把她带到这儿,她奋力生长,成就属于自己的美好。不可知,也无须去知。

花开自在,朵朵惊艳,立在姜花身旁,静享开花的美好。初闻,花香似栀子花香,可又没那么大大咧咧,浓郁腻人,闻了又闻,花香和我捉迷藏,似乎又无香了,姜花的花香就在于此若有似无中,香得迷离,香得含蓄。

姜花原产亚洲热带地区,大概是清朝才传入中国,是远道而来的游子,所行之处,一缕清芬。《诗经》草木众多,没有姜花的一席之地。《离骚》中香草芬芳,没有姜花的一席之地,好在,这江南,这江南以南,温暖湿润的气候中,姜花随遇而安,亭亭玉立,绽放美丽。

烟火气中姜断不可少,但生活还有诗和远方。姜花是诗一般的存在。生活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也需要琴棋书画诗酒花,姜在沸腾的汤里跳跃,姜花在静静的窗外抒情。

时光悠悠,姜花一现,今年一现,明年再见,与姜花、与美好会一直相见……

## 欸乃一声山水绿

□ 王春鸣

中穿行,沾沾自喜地想,艺术创作再惊人,又怎么能比过天工造化。想起南宋鲁勇的诗人张孝祥,他平庸的众多作品中我只爱一首《过洞庭》,着扁舟一叶行过万顷烟波,“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心境,大约与此刻的我相似的。

凤尾竹扶疏摇曳,细细的瀑布淌过青山,后来我想,我还是看见得多了,皇帝问陶弘景山中何所有,他都不答,“岭上多白云”而已,而且只可自怡说,不堪持赠君。王维说终南山那么美,可告诉我们的只是“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特定的山水才能引发终极性的审美体验,继而在文字里流露出皈依自然的真味。

柳宗元的“烟消日出人不见,欸乃一声山水绿”道的正是眼前之景。但是不管怎样,人都是多余的,我嫌弃地看了一下自己的皮囊。这首诗的诗题叫《渔父》,被贬谪永州七年的柳宗元,行歌垂钓,看青天白云,以此为适。永州在湖南西南,离广西不远,也许我今见者,与他的永州相差无多。

游罢山河,吃了两次阳朔啤酒鱼,有土腥味;两次龙胜竹筒鸡和泉水鸡,鲜香至极;还走了五千步,去巷子深处的马家米粉店,尝尝最正宗的桂林米粉。然而最有意思的还是喝灌阳油茶,第一次是在朋友伺候下吃的,只见她把酸豆角、炒米、花生、米线和葱花舀在小碗里,滚烫的油茶冲下去,奇妙的滋味就浮了上来。于是第二天又去吃,总觉得昨天的好滋味没有了,有点寡淡,但是想着明天就要走了,以后也不会再来,还是喝

了两碗。结账时店家问菜的味道如何,我如实说了,他大笑起来:“你们没有看见桌上的盐罐子吗?”于是,在饱腹状态下,我们又吃了两碗免费赠送的加了盐的油茶,一步步挪出饭店。

无论去哪里,我总要挑一个早晨去当地的集市和菜市场看看,那是民间的博物馆,从野菜时蔬,参差气味和靛靛里长出的远方最逼真的生活,都在这里了。原本要去的是瓦窑,可是出租车司机盛情介绍我去西市,说那里是整个桂林最大的市场,牛肉猪肉特别新鲜。果然。可我最爱看的其实是蔬菜瓜果,它们才会长出当地的风情。西市果然大,荔浦芋头和巴马腊肉堆叠悬吊,空心菜很长,桑叶也采下来吃,还有一种嫩黄花骨朵儿,说是可以凉拌炆炒,我问了名字,摊主耐心地用广西话回答我,我却只听懂最后一个字:“花”。

桂林除了著名的美食和景点,也处处是不著名的野趣,有一天下午,在朋友的带领下,我们的船行过野河,蓝闪蝶惊人地美丽,白鹭鸶和黑水鸡意态悠闲,青山一座接着一座,河边不时闪过村落的名字,我瞥见一个“笔架村”,抬眼一看,高高低低的屋舍后面,果然有一叠山峦,形如文人书桌上搁毛笔的架子。水声潺潺,忽然拐弯,掉在一片乌桕树叶上的阳光,灿烂地消失了。忽然伤感,和这陌生世界的山川草木惊鸿一瞥地遇见,重逢,又离别,无非是从这里到那里,寻找着不同生活的互鉴,而人要多深情感和冲动,才能活成步履不停的浪荡子啊。



焦山碑林  
张桂安 摄

## 如果父爱有姿势

□ 钱国宏

父亲是一位老兵。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人连死都不怕,还能怕什么?他怕,他怕作为他儿子的我有个闪失。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天下午,天黑得像锅底,闷雷串串,顷刻间硕大的雨点凭空砸下。放学了,我望着天地间无头无尾的雨不知所措。这时,父亲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路上,风狂而雨骤,我和父亲撑着一把伞摇摇晃晃,费力地向家中走去。父亲把伞几乎都放到了我这边,他身子极度倾斜着,半边身子完全暴露在雨水之中。他右手撑伞,左手竭力将我拉靠在他的身侧,那情形让人油然想起孵蛋的母鸡。不到半路,父亲全身便都淋湿了。父亲索性把伞交给我,猛地把把我抱起来骑在他的脖子上。父亲的脖子热乎乎的,与冰凉的雨水形成了鲜明对比。《骑着父亲冒雨归》,其后成为我在市里获奖的第一篇作文。

初二时,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中,我赤膊上阵,结果患上了重感冒。晚上,母亲在灶间做饭,父亲则守在炕沿边,一会帮我掖掖被角,一会摸摸我的额头,一会丈量我的体温。我闭着眼,倾听着父亲粗重的鼻息。(多年后我想起这事来,还倔强地认为:能够听到父亲鼻息的女子,是天下最幸福的人!)那年月农村家家孩子多,父母多半不拿孩子当回事。父亲与别人不同,他认为:既然把孩子生下来了,就要抚养成人,没这个决心,不如不生。父亲扶我躺下后,搬个小凳,坐在灶前给我煎药。火光熊熊,映红了父亲花白的头发和脸上刀刻一样的皱纹。那些皱纹不知何时爬上了父亲的脸,它们像跨越了千年的化石,展现在我的视野中,等着我酸酸地去读。父亲盯着火苗,聆听着药壶发出噗噗的声音。多年后,当我欣赏著名画家罗中立的名作《父亲》时,我觉得画家绝对是以前当年佝偻身子熬药的父亲为模特的!

知了长鸣的季节,我参加了高考。考场设在离家40华里之外的县城。考完第一科的时候正是中午。考生们呼呼地跑出教室,当我最后一个懒懒的走出考场时,蓦地看到:校门口,烈日下,孤独地站着一

位老人,正踮起脚尖费力地朝这边眺望。那企盼的眼神和前倾的姿势,让人顿时想到南极的帝企鹅——那竟是父亲!我万万没有想到不会骑自行车的父亲竟然走了40华里来考场外为他的儿子高考助威!那可是40华里啊!霎时,我有一种海中孤舟见到了小岛的感觉,向父亲飞跑过去!父亲也看到了我,深一脚浅一脚蹒跚着向我奔来……若干年后,当我读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时,我的脑海里立时现出父亲当年帝企鹅奔跑的姿势——两者何其相似!

很遗憾,我没能拍下父亲当年的种种姿势。我知道,这些瞬间在别人眼里也许是很平常的,毫无耀眼光芒,但它们却是父亲的一个个侧面,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侧面,拼合出了一个生动、朴素、慈爱、憨实的父亲形象!人生易老,韶华不再,尽管世间常有白驹过隙之叹惋,我却倔强地认为:如果世间的父爱有姿势,那么不管沧海桑田,父爱的姿势永远不变,它们将定格在岁月的底片上,恒久而清晰地诠释着父爱的全部含义。

## 大灰狼吃了马鹿之后

□ 梁水源

地,狼的数量恢复到当初的水平。公园里有些地方生态恢复得不错,狼似乎起了很大的作用。接着,鸟儿回来了,河狸也回来了,黄石公园重现生机。就这样,“狼拯救了黄石公园”成为美国民间耳熟能详的故事。《国家地理》和《纽约时报》都曾骄傲地报道。但是,专家学者的后续研究让人大跌眼镜。2010年,《生态学》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虽然马鹿数量减少了60%,但柳树并没有显著复苏。就算是在狼杀死马鹿最多的地方,马鹿也没被吓到不敢吃柳树的程度。

原来,没有狼的那几十年里,黄石已经改变太多太多,狼已无力回天。人类消灭了黄石的狼,马鹿几乎消灭了柳树丛。没有柳树作为食物,河狸的数量锐减。没有河狸坝,快速流动的地表水流失得更严重,地下水水位下降到柳树根力所不能及的范围。现在,就算是狼高强度地进行捕食,要恢复柳树也已经为时太晚。显然,专家忽略了河狸这个关键因素。

虽然可能得益于马鹿的减少,黄石公园

几片小区域里的树木长势良好,但被狼捕食并不是马鹿减少的唯一原因。人类的猎杀、熊数量的增加,以及严重的干旱,减少了马鹿的种群数量,甚至割喉蜂这一食物来源的丧失,也可能驱使灰熊杀死更多的马鹿幼崽。专家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从狼到植物、鸟儿与河狸,中间没有一条清晰的链接。由此可见,生态系统太复杂,食物网里有那么多物种生物,每种生物都扮演着某种角色。如果外界干扰超过一定限度,生态系统就会被破坏。

谁能拯救黄石公园,狼的故事就是一个警示:复杂的自然界中,各个成分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与其破坏以后花大力气恢复,还不如在破坏之前及时保护。



## 敲得响的风景

□ 童嘉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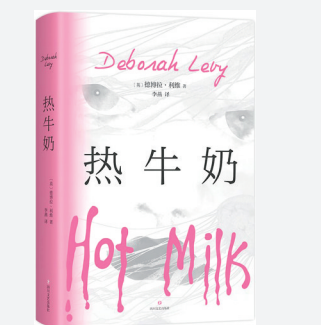
这是一本书的书名  
游记、散文或称之随笔  
画眼识美丑,西欧至东瀛

篇篇都像挂着一面小铜锣  
亮晶晶,不敲自鸣  
读书人心读故事、耳听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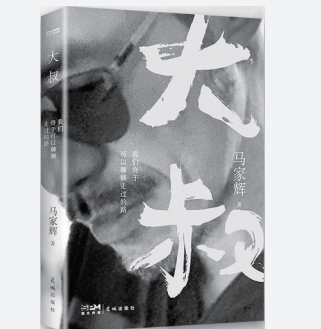
柯尔尼留·巴巴,特立独行  
他手中的画笔不肯撒谎  
更不肯昧心粉饰太平

忧郁,惊恐,绝望,变形……  
笔下都是被社会扭曲的人性  
“这就是巴巴的农民”

敲得响的风景  
敲得响的画家  
敲得响的人品



《热牛奶》(英) 德博拉·利维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定价: 59.00元  
一本深刻探讨亲密关系、原生家庭和个体困境的隐喻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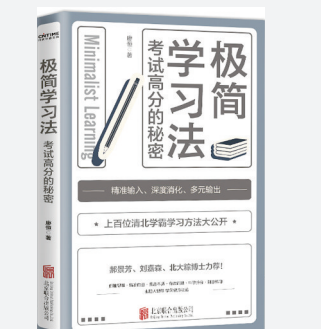
《大叔》马家辉 著 花城出版社 定价: 56.00元

既是对人生百态的体悟与评述,亦是阶段性回望岁月的心情写照。从少年到大叔,是一段肉眼可见的成长与成熟。



《文学课》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定价: 69.00元

写作的目的几乎从来不是寻求答案,而是对自我、对作品和整个世界的审视。



《极简学习法》廖恒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定价: 45.00元

三步极简学习法:精准输入、深度消化、多元输出,直击学习本质。

本栏目书籍由新华书店提供